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部新書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子部十二

南部新書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南部新書十卷宋錢易撰舊本卷首題錢後人葢以姓譜載錢氏出籛鏗也易字希白吳越王倧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學士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間知開封縣時所作皆記唐時故實間及五代多録軼聞瑣事而

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之故亦雜載其中故雖小說家言而實有裨於史學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標題自甲至癸以十干為紀則作十卷者是也世所行本多非完書兼有從曾慥類說中摘録而成半經刪削者此本共八百餘條首尾完具猶為全帙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部新書卷一

宋 錢易 撰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

尚書諸廳歷者有壁記入相則以朱點之元和後唯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時省中謂之朱點廳

韋夏卿與弟正卿大歷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歸二難之手

韓昆大歷中為制科第三等勅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釆輿翠籠命近臣持采杖鞭之厚錫繒帛以示殊澤

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

留取破麻鞋著及衮視事不決旬果除

凌烟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像皆北面閣中有中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

證聖元年正月明堂災重造天冊萬歲殿二年三月成號爲通天宮

項斯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君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

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斯明年上第

上元中長安東内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賜對則左右悉去故直言讜議盡得上達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皇在東宫諷聽獻之聽以總兵不從及即位太原擬帥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降制

開元御札云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爲方伯歲一朝見

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中申友于之志詠棠棣之詩邕邕怡怡展天倫之愛也

祠部省中謂之氷去聲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東南向陽通衢有小橋相承曰拗項橋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或夜聞絲竹之音則省中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懸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繁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鐍以貯之人以為便至今不改

笏始無囊皆搢笏於馬上張曲江清瘦不任乃置笏囊

祕書省内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令餘畫鳳相傳號為四絶元和中韓公武為校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人乃謂之五絶又省之東即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

御史塞聽被校書摧

曹確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確確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李林甫寡學中表有誕子者以書賀之云知有弄麞之慶

鄭注鎮鳳翔皆擇貞正之士以爲幕席亦欲遏其邪行及注敗皆爲監軍所誅

温大雅武德中爲黄門侍郎弟彦博爲中書侍郎高祖

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爾後弟大有又除中書侍郎大有一作彦將

中書省有磐石初薛道衡爲内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詔後孫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

施肩吾與趙嘏全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睛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魚玄機任咸宜觀工篇什殺婢緑翹甚切害事

敗棄市

崔四八即慎由之子小名緇郎天下呼油爲麻膏故謂之麻膏相公

開元中岐薛以下輪日載筆於乘輿前作内起居注四季朱印聯名牒送史館至天寶十載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爲一軸雕檀軸紫鳳綾表遂别起大閣貯之禄山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閣移時灰滅故實錄百不叙及一二

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侍郎便共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制誥舍人有政事食自此爲始

太和中上自延英退獨名柳公權對上不悅曰今日一場大奇楊嗣復李珏道張諷是奇才請與近密官鄭覃陳夷行即云是姦邪須斥之於嶺外教我如何即是公權奏曰允執厥中上曰如何即是允執厥中又奏嗣復李珏既言是奇才即不合斥於嶺外鄭覃夷行既云是姦邪亦不合職於近密若且授荆襄間一

郡守此近於允執厥中旬日又召對上曰允執厥中

向道也張遂爲郡守

賈曾除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之言者以中書是曹

司名父之名又音同字别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廙職方郎中李畬俱

非善射箭不及垜而互言工拙畬戲曰與盧箭俱三

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箭去垜三十步盧箭去畬三

十步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郡諸生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寳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尚存焉

江西私釀酒法尤嚴王仲舒廉察日奏罷之

宰相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爲中書令始移就中書省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

開元中花蕚樓大酺人衆莫遏遂命嚴安之定場以笏

畫地無一筆敢犯

盧攜常題司空圖壁云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畢老夫如且在不用歎屯奇

龍朔中楊思玄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爲選人夏彪訟之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固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開元皇帝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值暮春戎服臂鷹於

野次時有豪氏子十餘輩供帳於昆明上時突會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坐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李某諸輩驚散上聯舉三船盡一巨觥而去

襄王僭位朱玫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拯爲内署拯嘗吟曰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拯終爲亂兵所殺

武德七年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麗仍令

道士往彼講道德經

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儀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戸有至一千戸公主三百戸長公主五百戸有至六百戸惟太平相王踰此制

黄巢入青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黄王爲生靈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趙縱

之奴當千許縱陰事張鎰疏而杖殺之縱即郭令之
聟
建中末姚況有功於國爲太子中舍人旱蝗之歲以俸
薄不自給而以餒終哀哉
田神功大歷八年卒於京師許百官弔喪上賜屏風茵
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以來將帥不兼
三事者哀榮無比
柳渾舊名載爲朱泚所逼及克復上言曰頃爲狂賊點

穢臣實恥稱舊名矧字畫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
渾後入相封宜城公謂之柳宜城
韋顗著易蘊甚有典旨顗見素孫
郭令終始之道無缺惟以謟怒判官張譚誣奏杖殺之
物議爲薄
張巡每戰大呼牙齒皆碎及敗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
不過三四初守寧陵也使南霽雲詣賀蘭進明乞救
兵進明大宴霽雲不下咽自囓一指示信進明終不

應以至於破

貞觀中擇官戸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每出遊獵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獸文彩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孝和又增之為萬騎皆置使以領之

彭偃與朱泚下偽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泚敗偃誅其妖亂也如此

太和九年冬甘露事敗將相棄市王璠謂王涯曰當初

勸君斬却鄭注斬之豈有此事也此雖臨刑之言然固當矣

梁祖嘗言於昭皇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座上佯不識駱乳呼爲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韓偓也

王皇后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訴之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作湯餅耶上戚然憫之而餘恩獲延三載

武德初史館尚隷祕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移於門下

省令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

公孫羅為沛王府參軍撰文選音義十卷羅唐初人

開元中裴光庭為侍中門下過官委主事閻麟之裁定

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議醜之

張延賞怙權矜己嫉柳渾之守正使人謂之曰相公舊

德但節言於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

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王縉在太原舊將王無縱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

事多違約束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

大歷中隴州猫鼠同乳率百僚賀崔祐甫獨奏曰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計也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蓋邕負美名頻被貶斥剥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有清德天寶十三年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駙馬都尉鄭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通許三字不化翼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殿中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大朝會皆分左右隨繖扇立入閤亦同之

牛僧儒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畧也

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

牓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

却還復言因此罷舉

古押牙者富平人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於宮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見之儀貞元以來常行之

自後多闕

崆峒山在松州屬龍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後路不通非

即崆峒也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絶九衢

茫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曰九衢日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晦冥皆聞其諠聚之聲怪哉

天寶中程修己以書進見嘗舉孝廉故明皇待之彌厚會春暮内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猶豫未定許南陽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得十斛麥尚須換却舊婦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吁牝雞之孽洎移土德過始於南陽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張介然天寶中爲衛尉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

鄉上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朕當别賜本鄉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嘗白事於王縉縉曰尹南方之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

總章中天子服婆羅門藥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

貞元中邕州經畧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曇得疾見緩爲祟而卒

韋氏稱制明皇憂甚獨密言於王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

開元中諸王友愛特甚嘗謂近侍曰思作長枕大被與諸王同卧

鄱陽人張朝爲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

中書省柳樹久枯死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明年呂渭以爲禮部賦題上甚惡之

盧羣昔寓居鄭滑典貼得良田及爲鄭滑節度悉召其

主還之時以為美談

自貞元来多令中官强買市人物謂之宫市

日本國大臣曰真人猶中朝戸部尚書

郭代公元振為西凉州牧時西蕃主帥烏質勒强盛元振與之立語俄頃雪下盈尺質勒既老久立歸而遂死人謂詭殺烏質勒

路隨孝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賔客狀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没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以

酉首

南部新書卷一

南部新書卷二

宋　錢易　撰

貞元十二年盧邁喪弟請出城臨近年宰相多拘守而邁有此行時論美之

裴延齡綴輯裴駰所注史記之闕自號小裴

楊氏於静恭一房尤盛汝士虞卿漢公魯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覃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

堪爲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真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値多難水陸相阻遂不歸巖侍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肅辟之幕下先人承襲巖巳爲丞相及叔文西上巖以圖籍入覲卒於秀州年八十餘令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侊亦巖之第三子鄖孫也蠙之子司封員外郎蛻即巖第三子鄖之子鄖入京爲員外郎分司判西臺卒侊端拱二年成名蛻淳化三年登科修行即四李也發蝦收巖履道即憑氷

凝也新昌即於陵也後涉入相即修行房也制下之
日母氏垂泣不悅以收故也
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首於璃嵩華俛倣寘遘頎次
之
貞元十二年天子降誕日詔儒官與緇黄講論初若矛
盾相向後類江海同歸三殿談經自此始也
韓皐自京尹貶撫州司馬召爲左執金吾奏於延英面
授京尹便令視事時尚未有制

金鑾殿始立於金鑾坡至朱梁始改爲金鑾殿焉

開元中筆匠者名鐵頭能瑩竹如玉莫傳其法也

婦人之貴無出於苗夫人晉卿之女張嘉貞之新婦延賞之妻弘靖之母韋皐之外姑

王徽爲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度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内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後蕭寘拜相及降麻日薨陸希聲登庸未上棄世今徽之曾孫平叔見任禮博希聲之子賓于

終於殿省

凡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專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

開元中將軍来清有神劍後爲瓜州牧李廣琛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廣琛不與因贈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羅國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足如

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銅鐵其國呼爲駝鳥

貞觀十三年始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其年亦改諸州治中爲司馬禮部郎爲奉禮郎

儀鳳二年長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内有佛舍利萬餘粒

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於麟德殿之東亭令施屏風於坐位之後畫漢魏以下名臣并列善言美事

永徽五年吐蕃獻大佛廬高五丈廣二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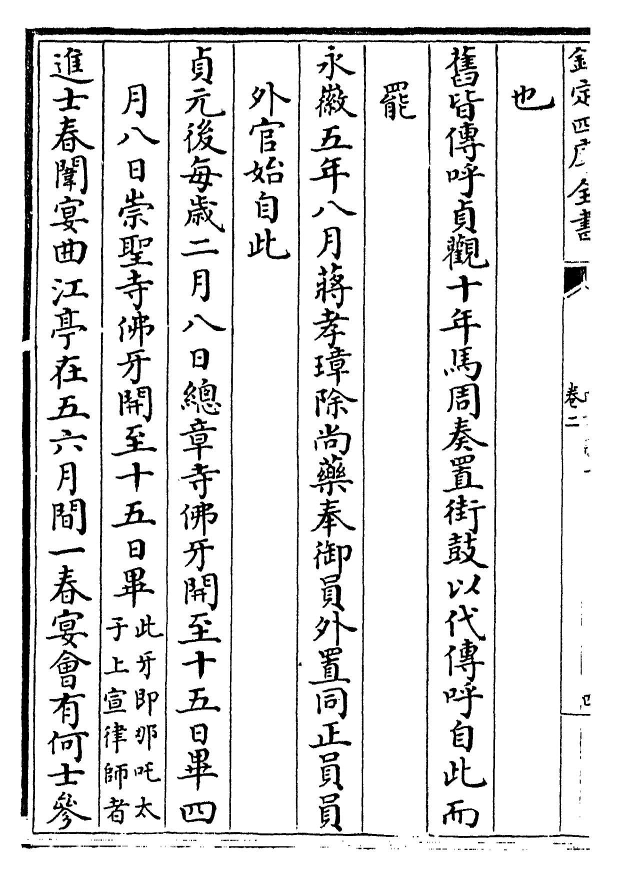
祖詠試雪霽望終南詩限六十字成四句納主司詰之

對曰意盡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贊皇孫延古起家爲集賢校理諸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汝士建節後詩云拋却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窣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如今老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

姓楊

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過從張建封奏



也

舊皆傳呼貞觀十年馬周奏置街鼓以代傳呼自此而罷

永徽五年八月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置同正員員外官始自此

貞元後每歲二月八日總章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四月八日崇聖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此牙即那吒太子上宣律師者

進士春闈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間一春宴會有何士參

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罰錢者須待納足始肯置宴蓋未過此宴不得出京人戲謂何士參索債宴士參卒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南院驅使官鄭鎔者知名天下後亦官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凝判鹺充職得朝散階如鄭鎔與何士參及堂門官張良佐皆應三數百年在於人口

李林甫開元初爲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是中表之戚託其子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

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

明皇末年在華清宫值正月望欲夜遊陳玄禮奏曰宫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

大歷中禁屠殺而郭子儀隸人殺羊裴諝尹京具奏之或言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蓋之裴笑曰非而所解郭公權太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吾今發其細過以明其不弄權用安大臣耳人皆是之諝五世爲河南尹坐未嘗當正位

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

吏部有四拗冬納文書之始卻謂之選門閉四月秋省事畢反謂之選門開選人各在令史門前謂之某家百姓南場判後狀卻黏判前

韋皐見辱於張延賞崔圓受薄於李彥允皆丈人子聟後韋爲張西川交代崔殺李殊死

趙光逢有時稱謂之玉界尺

鄭滑盧弘正尚書題柳泉驛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

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後自度支郎中除鄭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從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縣令年從楚州刺史除給事中計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縣宿事雖偶然亦冥數也

韓偓即瞻之子也凡儀瞻與李義山同年禁中謂之韓冬郎是也故題偓云七歲裁詩走馬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王右丞善琵琶賈魏公善琴皆妙絶一時

李郃除賀州人言不熟臺閣故著骰子選格

貞元二年以右常侍于頔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少府監

李忠誠爲千牛衛上將軍司農卿姚明敭爲右領軍

大將軍右庶子裴諝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參用文武

也

韓滉鎮浙西統制一方頗著勤績晚途政甚苛慘亦可

惜也

咸通九年劉允章放榜後奏新進士春闈前擇日謁謝先師皆服青衿介幘有洙泗之風焉

長安四月以後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謂之櫻笋厨公餗之盛與常日不同

每歲寒食薦餳粥雞毬等又薦雷子車至清明尚食内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疋椀一口都人並在延恩門看人出城灑埽車馬喧鬧新進士則於月燈閣置打毬之宴或賜宰臣以下酴醾

酒
即重釀酒也

貞元中蔡帥陳光奇於李希烈庭中得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

自唐初來歷五院惟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

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員外郎裴泰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殊拜也

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時宰招以好官況以詩答之

云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

貞元初山人鄧思齊獻威靈仙草出商州能愈衆疾禁中試有效特令編付史館

貞元十七年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宋邠爲補闕與同省候李崖州而笑語稍聞浹旬除河清令

長安舉子自六月以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

靜坊廟院及閒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於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并于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人忙

郭幼明子儀之母弟無學術武藝但善飲酒好會賓客而已卒亦贈太子太傅

孔巢父使田悦謂之曰不早歸國爲一好賊爾悦曰爲賊既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

開元天寶間有内三司置於禁中内職有權要者掌之天下財穀著之簿間毫髮無隱

韋貫之及第年建議曰今歳有司放牓春闈以前請以新及第爲名至今不改

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

令狐楚久爲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僚

梁祖欲以牙將張延範爲太常卿諸相議之裴樞曰延範勳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非梁王之旨乃持之不與裴終以此受禍

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并護僮侲子千人晚入內至夜於寢殿前進儺燃蠟炬燎沉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主以下觀之其夕賞賜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覓侲子之衣著而竊看宮中頃有進士臧童者老矣偶爲人牽率同入其間爲樂吏所驅有時一跌

不敢擡頭望視執犛牛尾拂子鞠躬宛轉隨隊唱夜好千匝於廣庭之中及將旦得出不勝困苦扶舁而歸一病六十日而就試不得

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常衮塞之以示尊大凡内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閤門開延英閤門翻宣申中書并牓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牓子奏請開延英又一説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晉卿居相以足疾

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小延英自此始也

李揆秉政苗侍中薦元載揆不納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麞頭鼠目之人及載入相除揆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凡十餘年

五方師子本領出在太常請恭崔尚書邠爲樂卿左軍幷教坊曾移牒索此戲稱云備行從崔公判回牒不與閱儺日如方鎮大享屈諸司侍郎兩省官同看崔公時在色養之下自靖恭坊露冕從板輿入太常寺

棚中百官皆取路回避不敢直衝時論榮之

盧杞貌醜而藍色人皆鬼視之

陳少遊除桂察許中人董秀歲供五萬米行改越察

故事諸官兼大夫中丞但升在本官之上貞元中元涵

爲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便判臺事

父子知舉三家高鍇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瑶惟

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吏部故事放長名牓舊語曰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長

名以後侍郎屬選人

吏部常式舉選人家狀須云中形黃白色少有髭或武選人家狀云長形紫黑色多有髭

西蕃諸國通唐使處置銅魚雄雌相各十二隻皆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內雌者付本國如國使正月來賫第一魚餘月準此閏月即賫本國而已校其雌雄合依常禮待之差謬即按至開元末鴻臚奏蕃國背叛銅魚多散失始令所司改鑄

太和中上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帝曰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

貞元中裴肅爲常州刺史以進奉爲越察劉贊死於宣州判官嚴綬領軍進奏爲刑部員外天下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奏自嚴綬始

鄭雲逵由朱滔軍逃歸長安自盧龍掌記檢校祠部員外郎除諫議大夫

徐浩越州人嶠之子三遷右拾遺並充麗正殿校理

絳州碧落觀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元妃所
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怪説但背有碧落二字
故傳爲碧落碑
白傅與賛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
開劉三復或請之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
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
舊制起居院在中書省内
貞元中太常奏每年大小中祠共七十七祭

天寶中語云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行義敦交也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趙驊

天后時太常丞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遍遂援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

平原有冤獄顏真卿爲御史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復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皆不齒天下聳動

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貞元中盧杞爲相

請分之楊炎固以爲不可

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於長興坊得玉璽文曰

天子信璽

奘三藏至西域入維摩詰方丈及還將紀年月於壁𥦗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元和中李絳崔羣同掌密命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簡中丞並裴垍在翰林日所舉皆相次入輔

太和中樂工尉遲璋左能囀喉爲新聲京師屠沽效呼

爲拍彈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孝行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臺者六所今古無之玄孫禹錫咸平二年學究登科見任虞部員外郎

貞觀中紀國僧慧静撰續英華詩苑行於代慧静常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慧静俗姓房有操識今復有詩編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静所集而不

題撰集人名氏

南部新書卷二

南部新書卷三

宋 錢易 撰

梁崇義長安市井人有力能卷金舒鉤後自羽林射生累爲襄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終以謀叛伏誅

道州錄事參軍王沼與楊炎有微恩及炎入相舉沼爲監察御史始減公議

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惟郭子儀薨特加十尺

貞元以來禁中銀瓶不過高五尺齊映在江西因降誕

日獻高八尺者士君子非之

穆元休寧之父也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授偃師丞

朱泚亂臣之守節不爲迫脅者程鎮之劉廼蔣沇趙驊

薛岌

于邵善知人樊澤舉制科至京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

材也後五年而澤建節崔先翰赴舉年五十亦曰不

十年當掌誥皆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西川浣花任國夫人即崔寧妻也廟今存

王叔文始欲掃木場斬劉闢而韋執誼避之蓋欲為臯
求三川也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
之畧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䕫
李白爲天才絶白居易爲人才絶李賀爲鬼才絶
李令問開元中爲殿中監事饌尤酷䍥鵞籠驢皆有之
令問世勣之孫也
咸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

弟並列門戟

天授中中丞李嗣真等爲十道存撫使合朝有詩送之

名曰存撫集凡十卷

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種於苑并得酒法仍自損益

之造酒成緑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

也

有進士郎絳者嘗爲田季安從事後與同府侯臧相持

爭權季安怒斥絳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

則排入而瘞之其暴如此李錡殺崔善貞亦同斯酷

貞元中祈雨於興慶宮龍堂有白鸕鷀見池上衆鸕鷀

羅列前後如引御舟翌日降雨

永泰初乃詔左僕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於集賢院待

制特給飱錢繕修廨宇以優其禮自後遷者非一

隋制桐木巾子蓋取便於事武德初使用絲麻爲之頭

初上平小至則天時内宴賜羣臣高頭巾子號爲武

家樣後裴冕自創巾子尤奇妙長安謂之僕射樣

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賈耽私忌絶宰相班中使出召

主書吳用承旨時趙憬薨盧邁請假之故也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

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攜行乞於市

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延英訪以政事謂

之巡對

開元元年改諸王侍讀爲奉諸王講李石上請也

神龍初洛水漲宋務先上疏曰巷議街談共呼坊門謂

宰相爲節宣風雨變調陰陽

司馬天師承禎狀類隱居

聖善寺報慈閣佛像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中受八石

新進士放牓後翼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雖云排建福

門集於四方館昔有詩云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門

前鼓動期即其日也

採訪使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張九齡奏置

時以御史中丞盧絢爲之

大歴十四年七月十日閤廏奏准舊例每日於月華門
立馬兩疋仗下後歸廏
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柴氏初舉義兵於司竹園號娘
子軍即柴紹之妻也
大中以來禮部放牓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
目人亦謂曰牓花
張嘉貞開元中任中書令著緋傳遊藝武后時居相位
著綠

僧惠範以罪沒入其錢得一千三百萬索元載家破納產胡椒九百石鄭注誅後納絹一百萬疋他物可知矣

時政記宰臣所修起於長壽中宰相姚璹錄中書門下事

每歲十一月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引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宣曰卿等學富雄詞遠隨鄉薦跋涉山川當甚勞苦有司至公必無遺逸仰各取有司處分再

拜舞蹈訖退

開元式諸蕃使嗣以元會日並聽升殿自外廊上

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焦

僥人也

清夜遊西園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云圖上若干

人並食天祿貞觀中褚河南裝背

小說中言十家事起者即太和九年冬甘露事也凡滅

十家

咸通中俳優恃恩咸爲都知一日樂工喧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後王鐸爲都都統襲此也吁哉

故事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謂三院連鑣也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謂之文字不便）即托疾下將息狀出來牒云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暴疾亦如是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送上事者設牀坐而判三道宰相别施一牀南坐四隅謂之壓角李珏為河南尹上事之日命工曹示之曰先拜恩後上事今禮上事之儀謝恩之之後更拜廳誤也

裴度帶相印入蔡李愬具軍容度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使民吏生畏度然之自後帶宰相出鎮凡經州郡皆具槖鞬迎於道左自此始也

玉真公主玉葉冠時人莫計其價

崔元翰晩年取應咸爲首捷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辭

勑頭制科三等勑頭

裴次元制策宏辭同日勑下並爲勑頭時人榮之

李羣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養白

鷺及授校書郎東歸故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

書定得鵞

天寶中内種甘子結實凡一百五十顆

至德三年始置鹽鐵使王綺首爲也

大歴八年虎入元載私廟

麟德殿三面亦謂之三殿

天寶十載寫一切道經五本賜諸觀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文及書

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跡

故錢背上有掐文

李肇自尚書郎守澧陽人有藏書者卒歳䟽焉因著經

史目録

天寶末管戸尚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李善於梁宋之郊開文選學乃注爲六十巻

張昌齡與太皇作息兵甲詔歎曰禰衡潘岳之儔也

蕭倣爲廣帥曽有疾名醫者視云藥用烏梅子欲用公署中者倣乃名有司以市價計而後取㢘也如此

光啓元年鎮州王鎔進耕牛一千頭戎器九千三百事表云庶資闢土之功聊備除兇之用

舊制東川每歲進浸茘枝以銀瓶貯之蓋以鹽漬其新者今吳越間謂之鄞茘枝是也此乃閩福間進者自明之鄞縣來今謂之銀非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遥遠停進

軒轅集謂之羅浮先生已數百歲而顔色不老立於牀上而垂髪至地

天寶四載撰黄素文於内道場爲民祈福其文自飛上天空中云聖壽延長

武德故事御史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
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判御史大夫欲
向省便故開北門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豐柳陌見一布衣抱膝而
歎因問之布衣曰我邛人覲光至此此甚快樂有巢
由之想又爲槖裝所迫今崔相公鎮西川欲預其行
無雙纏以遺其掌事者帝曰子明旦相伺於此及旦
勑愼由將歸劍門

張仲武會昌末鎮漁陽有政績後有年八九十人少識其面者說之猶淚下

王龜起之子於永達坊選幽僻帶林泉之景曰半隱亭後太和初從起於蒲中修葺書堂以居之號曰郎君谷

唐制員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選街之南故曰南曹

薛逢命一真士貌真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於是筆終未能續一旦忽有羽衣詣門延之與語忽

於東壁見真讀贊乃命筆續之曰手把金鎚鑿開混沌長揖而退出門不知所去逢鑿混沌賦馳名

天寶十載始封四海神爲王

安祿山肚垂過膝重三百五十觔妖人也

大歷十三年改諸道上都留後爲進奏

狄梁公爲兒童時與諸昆同遊於道遇善相者海濤法師驚曰此郎位極人臣蒼生是賴但恨衰朽之質所不見爾

李六娘者蒲州人師事紫微女道士爲童子開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宴坐而睡覺已在河南府開元觀京兆尹李適之以爲妖考之顏色不變具上聞名入内度爲道士

鄭餘慶廉儉一旦書請兩省家膳至則脫粟蒸葫蘆而已

元和太和以來左右中尉或以幞頭紗贈清望者則明晨必有美丘之制

陳長者每候陽城請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歲三月望日宰相過東省看牡丹兩省官赴宴亦屈保傅屬卿而已

盧懷慎暴卒而蘇曰冥司三十爐日夕爲張說鼓鑄横財我無一焉

張建章四鎮之行軍司馬也曾齎戎命往渤海回及西崖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於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

高駢章疏不恭皆顧雲之辭也駢後謂左右曰異日朝廷以不臣見罪此輩寧無赤族之患耶

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為言之惟投南荒未嘗先覺

李元賓言文貴天成强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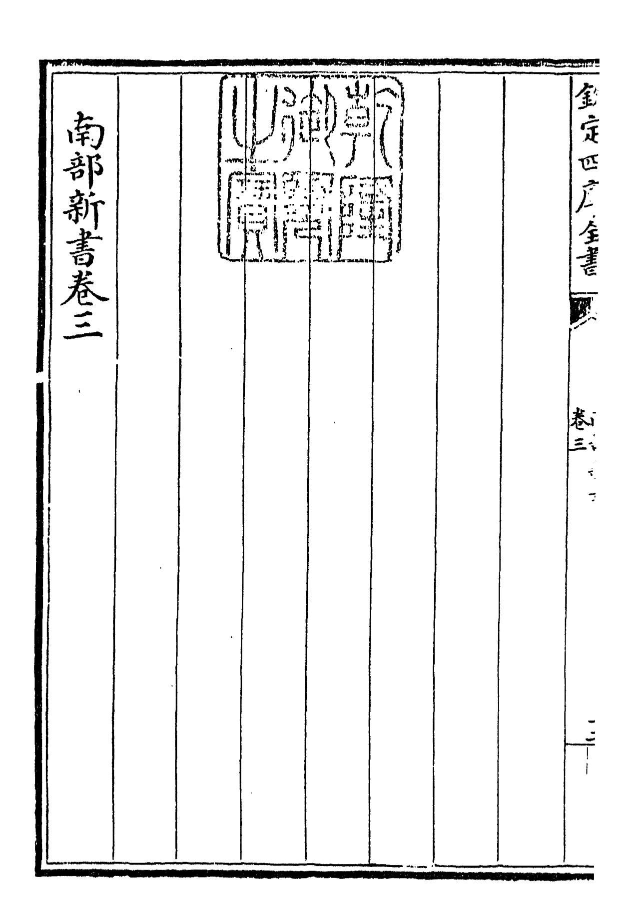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表謂之曰立搆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贊皇

以爲當

王起鴻博文皇嘗撰字試之起曰臣中國書中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

倪曙有賦名爲太學博士制詞瑩雪服勤屬詞清妙因廣明庚子避亂番禺劉氏僭號爲翰林學士

董昌稱僭殺判官李韜施從實竇鄴皆强諫不聽韜最錚錚曾爲兩淮鹽鐵及昌敗咸有封贈



南部新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部新書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曾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瀛

南部新書卷四

宋 錢易 撰

武德元年以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

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詔神岳中天王可尊爲神岳中天皇帝至神龍元年復爲王

孫智諒開元年中内殿修齋奏詔投龍於吉之玉笥山泊舟江側見異氣在東川之中疑有古跡遂於閣皂山掘得銅鐘一枚重百餘斤鐘下得玉像三身因置

閣皂觀

省中諸郎中不自員外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也

先天中王主敬為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臺前行忽除膳部員外微有悵悵吏部郎中張敬志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蹭蹬却落省牆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

開元十八年吏部尚書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妻之一旦隱謁畋畋命其女隔簾視之及退其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舉子或以此譏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衆皆啓齒

柳公權有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却義是一毛出即不堪用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

往往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

身豈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一聞此語而終身不書

含光即司馬天師弟子

長安太廟殿即苻堅所造

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簡無事時諺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又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倒悶絶良久云冷熱相激

有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爲李相笏又有龍

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

壽

馬周之妻賣䭔媼也即媪引周爲常何之客

中和初黄巢將敗有謡云黄巢須走秦山東死在翁家

中巢死之處民家果姓翁

蕭廩新爲京尹楊復恭假子拉罪仍毆地界廩新曰新除京尹敢打所由將令百司難逃一死由是内外畏

服

韋夏卿善知人道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及母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謂執誼曰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謂渠牟曰弟當别承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謂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皆如其言

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回紇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

長安有龍戸見水色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魚而已

柳珪是韋慤門生慤嘗云三十人惟柳先輩便進燈燭

下本

江陵有士子遊於交廣閒而愛姬爲太守所取納於高

麗坡底及歸因寄詩曰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

下山來守見詩遂遣還

韋澳與蕭寘大中中同爲翰林學士每寓直多召對内

使云但兩侍郎入直即内中便知宣旨又澳舉進士

時日者陳子諒號爲陳特快云諸事未敢言惟青州

節度使不求自得果除拜

柳公綽家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色彩尤華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皆有廚格部分不相參錯

張巡許遠宋州立血食廟謂之雙廟至今歲列常祀

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勅以其日爲老君降誕假一日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

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同志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勉子也與主客員外郎張諗同官二人每單牀靜言達旦不寐故約贈韋徵君況詩曰我有中心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鄭畋字台文亞之子也亞任桂察時生故小字桂兒

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鄭俶依陽城讀書經月餘與論國風俶不能往復一辭

因縊於梁下城哭曰我雖不殺㑂㑂因我而死爲之服緦麻

裴談過蘇瓌小許公方五歳乃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南今看揺落悽愴江潯潭樹猶如此人何可任堪

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華性好貪濁憎人受賂

肅皇常舉衣袖示韓擇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

封德彝即楊素之壻素爲僕射常撫其座曰封郎必居
此座後果如其言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開元十八年蘇晉爲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
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牓選
門曰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不悅以爲侮己
景龍以來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謂之燒尾開元後
亦有不燒尾者漸而還止

長慶初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百司呼爲參酌院今審刑即其地也

李翺在湘潭收韋江夏之女於樂籍中趙驊亦於賊人贖江西韋環之女或厚給以歸親族或盛飾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禮部駁牓者十一月出粗駁者謂有狀無解無狀細駁謂書其行止之過

兩省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廚食四孔炙

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爲直
脚又云不由三事直拜中書舍人者謂之撻額裹頭
天寶五載巴東石開有天尊像及幢蓋
盧從愿景雲中典選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
李裴即行儉馬即馬戴李即朝隱
上元二年夏於景龍觀設高座講論道釋二教遣宰臣
百僚悉就觀設齋聽論仍賜錢有差
貞元二年江淮運米每年二百萬斛雖有此制而所運

不過四十萬

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邱寺平野霽日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以下咸歌詠之

李輔國為殿中監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

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於諸牡丹半月開太真院牡丹後諸牡丹半月開故裴兵部憐白牡丹詩自題於佛殿東頰脣

壁之上太和中車駕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寺見
所題詩吟翫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歸大内即此
詩滿六宮矣其詩曰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
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時任
給事
盧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猶爲校書郎晚取崔氏子崔有
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爲戲崔
立成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爲

妻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開元十九年四月於京城置禮會院院屬司農寺在崇仁坊南街後元和中拾遺楊歸厚私以婚禮上言借禮會院因此貶官

蘭亭序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

後但得其模本耳

柳子温家法常命苦參黄連熊膽和爲丸賜子弟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產有鬬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有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於是龜蒙詣而駭之曰此鴨能人語復歸家少頃手一表本云見待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何也使人恐盡與槖中金以糊其口龜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悅方請其

人語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名之盡還其金曰吾戲之耳

宣皇好文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進士温岐（即庭筠）續之岐以玉跳脫應之宣皇賞焉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遂除方城尉初綯曾問故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云悔讀南華第二篇

黄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

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

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譏也遂及禍

王承業爲太原節度使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

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

之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於光弼光弼以

其無禮不即交兵令收繫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

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

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

拜宰相即斬宰相中使懼遂寢而還翌日斬衆於碑堂之下

貞元十五年以諫議田敦爲兵部郎中上將用敦爲兵部侍郎疑其年少故有此拜

貞元四年九月二日勅令海隅無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

每歲正旦曉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百

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甲賦中有火城賦　仍雜以衣繡鳴珂焜耀街陌如逢宰相即諸司火城悉皆撲滅或其年無仗郎中書門下率文武百僚詣東上閤門横行拜表稱慶内臣宣答禮部員外郎受諸道賀表取一通官最髙者坼表展於坐案上跪讀訖閤門使引表接入内却出宣云所進賀表如有太后即宰相率兩班赴西内稱賀

李泌有讜直之風而好談讜神仙鬼道或云嘗與赤松

王喬安期羨門等遊處坐此爲人所譏

王起太和中文皇頗重之曾爲詩寫於太子之笏

高駢在維揚曾遣使致書於浙西周寶曰伏承走馬已

及奔牛今附虀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葢諷

其爲虀粉矣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流落河朔爲樂彦禎從事多怨

朝廷之執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

總未真

張祜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兒椅兒桂子椿兒皆物故惟女與椅在椅兒名虎望亦有詩後求濟於嘉興監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慶曰祜子之守冬瓜所謂過分

陳夷行鄭覃在相請經術孤單者進用李珏與楊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先矛盾無成政但寄之頰舌而已

康子元越人念易數千遍行坐不釋卷開元中張說薦

爲麗正學士

元行沖在太常有人於古墓得銅器似琵琶而身正圓人無識者沖曰此阮咸琵琶也乃令匠人以木爲之至今乃有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進朝惟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大夫李景讓爲西川節度使時中元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

事舍人休澣亦在館俟命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大中中爲京兆尹因徒逸獄始命造廨宅京尹不得離府後郢敗韋澳自内署面授京尹賜度支錢二萬索

令造府宅

咸通六年放宫人沈氏養親沈氏入宫五十八年有父居滻水年一百一十母年九十五因爲築室而居頒金帛碓磑勑本縣放科役終沈氏之世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令狐綯在相擢裴坦自楚州刺史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以坦非才拒之不勝及坦上事謁謝於休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兩閣老吏

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至坦主貢擢休之子弘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者與跡熟因謂之曰令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曰爲公求之惟終南翠微寺有僧絶粒五十五年矣君宜遺之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一男叟復相之曰貴則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衲僧又云緇郎即徹也

陽城出刺道州太學生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疏不得

上

天祐元年八月前曲沃令高沃納史館書籍三百六十卷授監察賜緋

張禓尚書牧晉州外貯營妓生子曰仁龜乃與張處士爲假子居江淮間後禓死仁龜方還長安云江淮郎君至家皆愕然蘇夫人收之齒諸兄之列仁龜後以進士成名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淅而死

闞圖有一妹有文學善書札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

進士所恨不巾櫛耳後適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六年登科

張說女嫁盧氏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李紳在維揚日有舉子訴揚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試期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遭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抛付揚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後因科蛤爲屬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時嚴冬沍寒滴水成凍若生

於淺水則猶可涉脛而求既處於深潭非没身而不得貴賤則異性命不殊紳大慙而止終以吴湘獄仰藥而死

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軟石必去之

嚴惲字子重善爲詩與杜牧友善皮陸常愛其篇什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

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七上不第卒於吳中

于志寧爲僕射預修史恨不得學士来濟爲學士恨不得修史

大中中于琮選尚永福公主忽中寢洎審旨上曰朕此女子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箸情性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尚廣德公主

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鏻犯罪至死既就刑有女請隨父死云七歲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食之今父罪

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以其事聞詔哀之無減父之死女又泣曰昔爲父所生今爲官所賜誓落髮奉佛以報君王因於懷中出刀立截其耳以示信既而待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圖氏

南部新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部新書卷五

宋　錢易　撰

天后朝道士杜義迴心求度爲僧敕許剃染配佛授記法名玄嶷敕賜三十夏臘以其乍入法流須居下位苟賜虚臘則頓爲老成也賜夏臘起於此矣

太和中祕書之書總五萬六千六卷

神堯宴近臣果有蒲桃陳叔達捧而不食帝詢之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致帝曰卿有母遺乎涕泗闌干

馬周臨終索陳事草一篋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不爲也

高帝出獵見大官封羊謂其無罪就死以死鹿代之

沈既濟生傳師傳師生詢詢生丹丹生牢牢巢冠前爲錢唐監使生藻後移刺鄱陽巢寇亂不知其終時藻與家人不隨之任藻後仕吳越錢氏爲永嘉令藻生承諒爲定海丞諒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今爲都官員外郎知處州

王師魯在孔戣幕中嘗言曰半臂亦無文房太尉家法不著

張九齡嘗見安祿山曰亂天下者此人也諫殺之不聽

紫石英廣管瀧州山中出紫石英其色淡紫真質瑩徹隨其大小皆五稜兩頭箭鏃煑水飲之暖而無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瀧州又出石斛埜如金釵股亦藥中之上品

蚺蛇膽雷羅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擔舁蚺蛇

入府祇應取膽

雞兔算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雞下是兔

裴肅在越多齋此外惟嗜兔日再食

陸贄在忠州不接人惟纂藥方行於世號曰集驗

黄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芝死賊衆戴之爲首遂日盛

杜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杜審權晚入謂之小杜相公

劉蕡精於儒術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博陵崔倕緦麻親同爨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登相輔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酆外臺尚書鄯廷尉卿執金吾郇左僕射平章事鄲邠及郾五知舉得士百四十八人邠昆仲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聞之歎曰崔鄲家門孝

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鄲嘗搆小齋於別寢御筆題額號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舊里立德星社

秦寜緜李美小謂之嘉慶李此坊名也

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並行朝參開耀二年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爲平章事時初命郭待舉郭正一魏玄同三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

進士試帖經自調露二年始也

寶應二年以羽林大將軍王仲昇兼大夫六軍兼憲官始於此也

建中元年沈既濟議改則天紀爲皇后傳

元和二年始令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其年方於建福門置百官待漏院舊但於光德車坊而已

大中十一年賀正盧鈞以太子太師率百僚年八十餘矣聲容明暢舉朝稱服明年柳公權以少師率班亦八十矣自樂懸南趨至龍墀前氣力綿憊誤尊號中

字罰一季俸人多恥之

開元二十五年西幸駐蹕壽安連曜宮宮側有精舍庭內刹柱高五丈有立於承露盤者上望見之初謂姦盜覘視宮掖使中官就竿下詰之其人曰吾欲捨身本是知湯前官被知湯中使邀錢物已輸十緡索仍不已每進湯水輒挍土其中事若闕供責怒必死寧死於捨身爾具以聞詔高力士召知湯中使賣絹於竿下謝之仍命徹尚舍衛尉幕委積於竿下其人禮

十方畢以身投地墜於幕外舉體深紅色初尚微動

須臾絶詺集文武從官於朝堂杖殺中使勅府縣厚

葬殯者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神前有兩瓦

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爲吉覆爲凶

開元初鄭瑶慈澗題詩云岸與恩同廣波將慈共深涓

涓勞日夜長似下流心

開元四年中丞王怡以糾獲贓錢疊石重造永濟橋以

代舟船行人普濟焉在壽安之西

開元末功臣王逸客爲閑廏使莊在泥溝西岸數爲刼盜捕訪不獲嚴安之爲河南尉以狀白中丞宋遥遥入奏始擒之并獲賊脚崔訶訶在安定公主錦坊俱就執伏搜得骸骨兩井逸客以鐵券免死流嶺表從此洛陽北路清矣

咸通中舉子乘馬惟張喬跨驢後勅下不許騎馬故鄭昌圖肥爲時嘲詠

鄭少師薰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異代可

對五柳先生

初制節度使天下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内者皆受節度

焉其福州經畧使登州平海軍使不在節度之内

李錡之誅也二婢配掖庭曰鄭曰杜鄭則幸於元和生

宣皇帝是爲孝明皇后杜即杜牧獻替錄中云杜仲

陽即杜秋也漳王養母

長孫無忌之父晟於隋有功魏徵即長賢之子令狐德

棻之父曰熙皆北史有傳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貶潮州司馬當年十月十六日再貶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於貶所年六十四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攜妓還洛後却遣回錢唐故劉禹錫有詩答曰無那錢唐蘇小小憶君淚染石榴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歷五年以後始有進奉

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刻石在貢焙故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鮮于叔明嗜蟠蟲權長孺嗜人爪甲此亦劉邕瘡痂之類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稱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爲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自房喬始也

韋承慶出相除禮部尚書嗣立入拜鸞臺侍郎平章事時人語曰大郎罷相小郎拜相

京兆戸曹月俸一百八索故謂之念珠曹

李太尉太和七年自西川還入相上謂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對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帝言曰須怕也涯時爲鹽鐵使

太和中朋黨之首楊虞卿張元夫蕭澣後楊除常州張汝州蕭鄭州

丞相乘肩輿元和後也

裴休大中中在相一日賜對賜卿無畏休即論立儲君之意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閒人遂不敢言

長安戲塲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講盛於保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

崔造拜相退位後言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近来總四掩也遂復起

柳芳與韋述善俱爲史學述卒書有未成者皆續成之

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鎮韓翃擅場送

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武黄門之死也裴晉公爲盜所刺隸人王義扞刃而斃

度自爲文祭之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

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内疑其寃詔許

以葬

都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

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戸部分兩稅度支案郎

中判入員外郎判出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

比部得廊下食以飾從者號比盤

張直方者世爲幽帥癖於鷹犬後以昭王府司馬分務

洛陽洛陽四旁翥者攫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唣而

去

長孫無忌奏別勅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罪勅長流

此亦爲法自弊

江融爲左史後羅織受誅其屍起而復坐者三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敗

魚思咺性巧造匭函

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地不長凶惡蛇鼠不爲龍虎天綱恢恢去將何適遂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稱乞命因之墜馬良

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爲韓旻梟之楊收之死也軍容楊玄价有力焉收有子爲壽牧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曰上帝許我讐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价暴卒

忻州刺史是天荒關蓋歷任多死高皇時有金吾郎將求此官果有蛇怪後亦絕之饒州餘干縣令宅亦如此

天寶時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撰韻英十卷未施行

而西京陷胡庭堅卒

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雞牝變為雄者極多或半已化半死乃則天之兆也

馮袞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養鵞鴨及雜禽之類常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

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奉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也

宣皇在藩時嘗從駕墮馬雪中寒甚困且渴求水於巡
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進舉杯悉變爲芳醪
明皇爲潞州别駕有軍人韓凝禮自謂明五兆因以食
箸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
徽安門舊維城北面取西門也樓上先多雀鴿後亦絶
無至清泰中帝上此樓自焚今俗謂之火燒門
開元六年西幸至蘭峯頓乘輿每出所宿侍臣皆從既
而馳逐原野或從官分散宰相即先於前頓朝堂列

位乘輿至必鞭揖之方入是日上垂鞭盛氣不顧而入蘇宋懼蓋怒河南尹李朝隱橋頓不備也解之方息

蘭峯宫在永寧縣西慶明三年置

鷓鴣飛數逐月數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伏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秬等皆落

吏部裴諗除祭酒

天寶八年館驛使宋緷奏移稠桑路向晉王斜晉王斜者隋煬帝在藩邸揚州往來經此路蓋避沙路費馬力也

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云野狐掊而泉湧店人工爲冷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饌中有野狐泉者以菉粉爲之亦象此也

路嗣恭在江西並奏部下縣爲緊望

天后問張元一曰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新死百姓皆懽三慶也霸酷吏也爲侍御史

崔敬嗣武后時任房州刺史孝和安置在彼官吏多無禮嗣獨申禮待供給之及即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名姓御筆擬超拜後引與語知誤訪嗣已卒崔光遠即其孫也

太和中上頗好食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

一旦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即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

梵相具足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者左右或言一足偽耳天后笑曰

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

令狐綯在相大事一取決於滈比元載之用伯和李吉

甫之用德裕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

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

灉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湖州歲貢黃黿子連蒂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謫爲司馬戲湖守蘇特曰使君貴郡有三黃黿子五蒂木瓜特頗銜之

韓洙與沈詢尚書中表詢憐洙許與成事如是歷四五年太夫人橋又念之復累付於詢詢知舉大中九年也自第二人邐迤改爲第七人方定及放牓誤爲羅洙後詢見韓洙未嘗不深嗟其命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
陰鏁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
前心及牓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
天寳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陸死割其一爪則得
肉一百二十斤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肅皇在藩日經此廳廳西壁畫
一人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不
聞香

陳嶠字景山閩人也孑然無依數舉不遂蹉跎輦轂至於暮年逮獲一名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宦情既薄身後無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咸有生荑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向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絶倒嶠頗負詩名常有閒居詩曰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郎老去何

南部新書卷五

南部新書卷六

宋 錢易 撰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等叛造蒺藜棒一千具並於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與刀劍不殊

有洪州江西廉使問馬祖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御史中丞長慶中行李車從不過半坊後遠至兩坊謂

之籠街喝道及李虞仲與溫造相争始敕下應喝道

從官行李傳呼不得過三百步

崔羣在翰苑爲憲皇奬遇最深有宣云今後學士進狀

並取崔羣連署方得進来

武翊皇以三頭冠絶一代後惑婢薛荔苦其家婦盧氏

雖李紳以同年爲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解頭狀

頭宏詞勑頭是謂三頭

張不疑登科後江西李疑東川李回淮南李融交辟而

不疑就淮南之命到府未幾卒卒時有怪在靈怪集

裴紳始名誕日者告曰君名紳即伸矣果如其言

蜀中傳張儀築成都城依龜行路築之李德裕鎮西川

聞龜殼猶在軍資庫判官于文遇言比常在庫中元

和初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爲腰帶胯具

開元十九年冬駕東巡至陝以廳爲殿郭門皆屬城門

局薛王車牛夜發及郭西門不開掌門者云鑰匙進

内家僕不之信乃壞鎖徹關而入比明有司以聞上

以金吾警夜不謹將軍段崇簡授代州督壞鎖奴杖殺之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閔也驛坊韋澳也樂和李景讓也靖恭修行二楊也皆倣此

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戸不博前行駕庫

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所吐爾惟胡人

辨之

薛偉化魚魂遊耳惟李徵化虎身爲之吁可悲也婦女化蛇當亦有之

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袁王傅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爲言李醉曰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以水浮二蛇醫覆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閒處甕前設香席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互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

數百里舊說龍與蛇醫爲親家咸平中今祕書楊監億任正言知處州上祈雨法亦此類也

石甕寺者在驪山半腹石甕谷中有泉激而似甕形因是名谷以谷名寺

開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程行諶卒贈尚書右丞相時中書令張說新兼右丞相論者以爲世傳此闕非穩故有斯贈以當之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

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鎮

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先漲小灘奇章公爲尉忽報灘出邑宰列筵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耳若是西臺當有鸂鶒雙立於上即是西臺牛公舉杯自祝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有西臺之拜

李德裕少時有人倫鑒者謂曰公主忌白馬凡親戚之間皆不畜之至崖州之命則白敏中在中書以公議排之馬植按淮南獄

潘孟陽炎之子也其母劉夫人晏之女初爲户部侍郎夫人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㑹爾列我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容至夫人視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中土人尚札翰多爲院體者貞元年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然體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倣效其書

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則又甚矣

李紓侍郎當放舉人命筆吏勒書紙牓未及名首書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史王彔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彔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迨明懸牓方始覺悟修改不及桀然一牓之中字有兩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書牓因模法之遂爲故事今因用氊墨淡書亦奇麗耳

福昌宫隋置開元末重修其中什物畢備駕幸供頓以

百餘甕貯水駕將起所宿内人盡傾出水以空甕兩兩相比數人共推一甕初且揺之然後齊呼扣擊謂之鬬甕以為笑樂又宫人濃注口以口印幕竿上發後好事者乃斂脣正口印而取之

開元初鹿苑寺僧法蘭者多言徵吉往往有效縣令劉昌源送客詣其房蘭曰長官留下腰帶麻鞋著未幾

劉丁内艱

太和中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為行中書蓋朋黨聚議

於此爾

丞郎以上詞頭下至兩省闕下吏謂之大除改今南人之諺謂小末之事曰你大除改也

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長安市里風俗每至元日以後遞飮食相邀號為傳座

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進士與狄慎思皆好為酷以灰水飲驢蕩其腸胃然後圍之以火翻以酒調五味飲之未幾與膳夫皆暴卒慎思亦然

志閑和尚館陶人早參臨濟晚住灌溪乾寧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鄧隱峯倒立而化

波斯舶船多養鴿鴿飛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劉軻爲僧時因葬遺骸乃夢一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食之軻嚼一而吞二者後乃精儒學策名任史官時韓愈欲爲一文贊焉而會愈貶文乃不就

孟寧長慶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書爲時相所退其年
太和公主和戎至會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貢寧以
龍鍾就試而成名是年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還京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督郵譚銖爲鹾院官鍾輻爲院
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境
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國初進士尚質有餘而文不足至於名以定體若紀干
劫仞支干尋常無求吳楚江潮閤梅之類頗肖俳優

反謂其姓氏亦黑臂黒肩之餘近代則文有餘而質不足矣

范陽盧氏自紹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進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連于子然世稱盧家不出座主惟景陵二年盧逸以考功員外郎知舉後莫有之韋保衡頗訝之咸通十三年韋在相時盧莊爲閣長決付春闈莊七月卒及盧攜在中書深恥之廣明元年乃追陜州盧渥入典貢帖復經巢賊

犯闕天子幸蜀昭度於蜀代之矣

高燕公在秦州岐陽節度使杜邠公遞囚於界燕公牒轉云當州縣名成紀郡列隴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鳳翔流囚之所邠公移書謝之自是燕公聲價始振

開元中有師夜光善視鬼惟不見張果蘇粹員外頗達禪理自號本禪和

崔羣是貞元八年陸贄門生羣元和十年典貢放三十人而黜陸簡禮時羣夫人李氏謂之曰君子弟成長

合置莊園乎對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仕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韓藩端公自宣幕退居鍾山因服附子硫黄過數九竅百毛穴皆出血惟存皮骨小歛莫及但以丘褥舉骨就棺而已吁可駭也

僖皇朝左拾遺孟昭圖在蜀上疏極諫爲田令孜所惡矯詔沈蜀江裴相徹有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

掇水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烟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貞元初度支使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而難理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襄陽龐緼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

響言訖枕公膝而化

楊盈川顯慶五年待制弘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深於宣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

會昌䓁端陵蔡京自監察攝左拾遺行事京自云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有殿中侍御史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廵皆負重事也況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

巳八矣分務京都臺又常一二廵囚監決案覆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監察況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故御史不聞攝他官攝他官自端陵始也

崔佑甫相國天寶十五載任中書舍人時安祿山犯闕軍亂不顧家財惟負私廟神主奔逭皆事親之高節也

天寶末韋斌謫守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彼中夜同宴屢聞鴉音韋流涕而歎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爲

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鴞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聖歷二年勑二十四司各置印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勑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郎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李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爲别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

兆尹不歷御史及丞便爲大夫不歷兩省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使然不得其死

天寶七載以給事楊釗充九成宮使凡宮使自此始也

五坊使者鵰鶻鷹鷂狗謂之五坊

大歷十四年六月勑御史中丞董晉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軍廳一所充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

卿充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疑獄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趂方從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書但止合題蕭望墓何必加之字

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爲魏丞烏

會昌末頗好神仙有道士趙歸真出入禁中自言數百

歲上敬之如神與道士劉玄靜力排釋氏武宗既惑其說終行沙汰之事及宣宗即位流歸真於南海玄靜戮於市

白傅大中末曾有諫官上疏請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從父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文即李義山之詞也

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堂前見一蝦蟇俯於地高數尺以巨缶覆之明日啓之亡矣數日後入相

也

殷僧辯周僧達與牛相公同母異父兄弟也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謂之望闕亭太尉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迴繞郡城今傳太尉崖州之詩皆仇家所作只此一首親作也

昔崖州今瓊州是也

武德中天下始作秦王破陣樂曲以歌舞文皇之功業

貞觀初文皇重製破陣樂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為詞因名七德舞自龍翔以後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大中四年冬令狐綯自户部侍郎加兵部入相宰執同列白敏中崔龜從鉉以綯新加兵部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必先集少府監是日諸相以敏中龜從曽為太常博士遂改集賢院因命柳公權記之龜從為詞

杜琮目為秃角犀琮凡莅藩鎮不省刑獄在西川日以

推因案牘不斷而將裹漆器歸京人於劍門拾得弄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隷樂工遂令為此戲

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絶而終

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贈篇什故李義山贈詩云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

鄭顥嘗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續成長

韻此一聯杜甫集中詩
羅隱羅鄴羅虬共在塲屋謂之三羅
韓建在華下成汭在荆門舊姓郭皆有理聲朝廷謂之北
韓南郭
杜邠公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有諫非攝生之理公曰
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道吾和尚上堂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
三郎

永寧李相蔚在淮海暇日攜酒樂訪節判韋公昭度公不在及奔歸未中途已聞相國舉酒縱樂公曰是無我也乃回騎出館相國命從事連往留截仍移席於戟門以候及迴相國舞楊柳枝引公入以代負荊

太和七年八月敕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别更奏請其弘文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式試經畢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

驪山華清宫毁廢已久今所存者惟繚垣耳天寶所植

松柏遍滿巖谷望之鬱然雖屢經兵寇而不被斫伐
朝元閣在山嶺之上基最爲嶄絶柱礎尚有存者山
腹即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則有飲
酒亭子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基猶存繚垣之
内湯泉凡八九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
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於名萬品不可
殫記四面石座皆級而上中有雙白石甕腹異口甕
中涌出濆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北角則妃子湯面稍

狹湯側紅白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之狀陷於白石面餘湯灑迤相屬而下鑿石作暗渠走水西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水自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此亦後置也

魏徵疾亟文皇夢與徵别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沙州城内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相傳云是阿育王本塔纔有灾禍多來求救又洛都塔者在

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爲阿育王舍利塔即迦葉摩騰所將來者

永徽之理有貞觀之遺風製一戎衣大定樂曲至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真善審音律能知興衰云近者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興之兆也後霓裳羽衣之曲起於開元盛於天寶之間此時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至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雜聲識者深異之明年果有禄山之亂

益州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阿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旁鑿取一片將去乃是瑿玉問於識寶商者云此真瑿玉世中稀有隋初有詵律師見此古跡於上起九級木浮圖貞觀初年地内大震動此塔摇颺將欲摧倒於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

之四面作倚作傾卒以免壞

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爲萬里之行

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蓋左旋右轉之舞也

雲南有萬人塚者鮮于仲通李宓等覆軍之地

長安夏中或天牛蟲出籬壁間必雨天牛蟲即黑甲蟲也段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開元初突厥寇邊時天武軍將子郝靈筌出使迴引回

紇部落斬突厥默啜獻首於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中郎將靈筌遂嘔血而死

釋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號也即帝釋二字華梵雙彰帝是華言即王主義釋乃梵字此字譯云能令言釋提桓因者梵呼訛畧具正合云釋迦婆因達羅此云能天主餘如智度論釋

南部新書卷六